



平凡世界里的 踏迹

张艳茜一著

出版传媒集团
西人民出版社

茜
著

平凡世界里的
路途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凡世界里的路遥/张艳茜 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2

ISBN 978 -7 -224 -10465 -3

I. ①平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路遥 (1949 ~1992) - 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08281 号



书 名: 平凡世界里的路遥

作 者: 张艳茜

出版发行: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
陕西人民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印 刷: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6 开 19.25 印张 1 插页

字 数: 35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7 -224 -10465 -3

定 价: 39.00 元

目 录

一、七号病房	/ 1
二、探视时间	/ 6
三、我的“毛锤儿”	/ 12
四、窑洞人生	/ 17
五、清涧县的王家堡	/ 20
六、南迁延川郭家沟	/ 24
七、一个叫“卫儿”的孩子	/ 28
八、卫儿过继延川	/ 33
九、一双新父母	/ 39
十、“我要上学”	/ 45
十一、饥饿，以及另一种饥饿	/ 58
十二、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	/ 65
十三、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	/ 70
十四、“红四野”王军长	/ 75
十五、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”	/ 83
十六、结识曹谷溪	/ 94
十七、北京知青到延川	/ 100
十八、“路遥”笔名诞生	/ 110
十九、《延安山花》与《山花》	/ 117
二十、与林达的婚恋	/ 128

二十一、艰难上大学	/ 150
二十二、三年寒窗苦读	/ 164
二十三、《陕西文艺》实习编辑	/ 172
二十四、六年小说编辑	/ 181
二十五、探索彷徨中初获成功	/ 189
二十六、《人生》的轰动	/ 196
二十七、辉煌之后的沉寂	/ 207
二十八、创作《平凡的世界》前后	/ 215
二十九、何时开始的病痛？	/ 257
三十、荣获“茅盾文学奖”	/ 265
三十一、最后的日子	/ 273
三十二、没有结束的告别	/ 288

—

七号病房

这个七号病房，是古城西安西京医院传染科的病房，位于西京医院的东边，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，门前有片绿化带。

1992年秋天的古城西安，刚刚经历了一个闷热难熬的夏天。进入10月，难得秋日的阳光善解人意地温柔，随意地以不太充沛的体力，洒向病房门前那片茸茸绿草地上。阳光似乎带着微笑，又穿过七号病房南边的窗户，自然而祥和地照射进病房，散落在靠窗户的病床上。

在西京医院传染科七号病房病床上，躺倒了有一个月的路遥，已经没有力气迈出七号病房的房门，去享受多情的阳光笑脸。现在，他只能倚在床头垫高的枕头上，将头侧着望向窗外——表情里满是向往。

路遥的脸色灰灰地泛着黄。浮肿着的眼皮，似乎很沉，闭合之间都会伤着元气一样。

穿过窗户的阳光，照耀着空气中的尘埃，上下飞舞，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亮。路遥的目光穿过这些飞舞的亮点，定格窗外。此时，窗外的树上正有几只小麻雀吱吱喳喳欢快地鸣叫、舞蹈，梳理着褐色的羽毛。

路遥听着看着，眼神由闪着光亮的惊喜，渐渐暗淡到忧伤。

曾经站立着的路遥，虽然不到一米七的个头，身材却十分魁梧，虎背熊腰

的，除了粗壮有力的双臂，还有稳健的、肌肉暴突的大小腿。而此刻躺在病床上的路遥，嘴唇是乌黑的，眼周是乌黑的，瞳仁却是黄色的。圆圆的胖胖的脸庞不见了，曾经厚实的大手，也没有了往日的圆润光泽。他那松弛的手背，因为天天要挂十几小时的吊针，布满了大小针眼。他的手指骨节突出，指甲盖夸张地显大。路遥仿佛骤然间身体萎缩而瘦小了好几圈，像是毫无过渡就突然进入寒冷冬季的老榆树，枯黄、干瘦、缺少生机。他的身形薄薄的，又短短的，在病床上蜷曲着，只占了病床的三分之二不到。

为了塑造起挺拔的形象来，这个人的身体现在完全佝偻了。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体格魁梧的人，在进行一生紧张繁忙的艺术创造后，加上越来越危急的病情，身板单薄得风能吹倒。整个躯体像燃烧过熊熊大火的树木，变得干枯而焦黑，一切生命的嫩枝叶似乎看不见了。

这就是他吗？这就是那个令人敬仰羡慕的艺术家吗？

这就是他。此刻，他正蜷曲在西安陆军医院内科二楼一间普通病房里，时不时就喘成了一团。体重肯定已经不到一百斤了，从袖筒里和裤管里伸出来的胳膊腿，像麻秆一般纤细。

除过眼睛透露出内心的生机外，这个蜷曲在病榻上的人，现在看起来完全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

这是柳青病逝后，1980年4月12日至13日，路遥写的一篇悼念文章——《病危中的柳青》中的一段文字。其实路遥只见过柳青一两次，是在1978年初春，柳青患病住院的时候，《延河》的副主编、女作家贺抒玉，带着年轻的编辑路遥去看望柳青，并为《延河》连载柳青《创业史》（第二部·下卷）组稿。当时路遥并没有与柳青交谈什么，他后来是靠研读柳青的《创业史》等作品来理解柳青的。

此刻的路遥，就像他这篇文章中描写的，和他最敬仰的导师柳青当初的情形一样，令人难以置信地虚弱、瘦小，这是燃过了旺火的焦炭状态呀。

西京医院的前身，是延安时期抗日烽火岁月里诞生的中央医院，1954年改建成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，1984年对外始称“西京医院”。这家医院不仅是陕西省，也是全国著名的一所学科专业齐全、医疗技术精湛、师资力量雄厚、科研实力强劲的融医疗、教学、科研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医院。

七号病房，是当时西京医院传染科最好的病房了。说它好，其实是说对这间病房的重视程度，病房的布置则是简单的。路遥病床的旁边，各有一个小小的床头柜，上面每天都摆放着散发着清香的鲜花，那是探视的人送来的。紧挨着的是陪护人的床，这是传染科对路遥破例，允许陪护人员陪住。

西京医院为七号病房的病人路遥配备的医护人员是传染科最强的：对肝炎、肝硬化治疗有丰富经验的阎荣教授、副主任医师段满堂和住院医生康文臻。他们先后组织了七次院内会诊，还邀请中医科、消化内科等有关科室的专家教授，汇集多方的智慧和经验，以严谨的科学态度，使用最好的药物，试图向濒临的死神发起一场艰苦的争夺战。

路遥把重新站起来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们身上了。他说：只有你们能救我了。我的命就交给你们了！

在1992年的9月5日这一天，西京医院传染科的医护人员忙碌中显得比往日多了一点激动，因为他们将迎来一位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病人——作家路遥。

在那个文学兴盛的年代，征婚启事上都要表明自己爱好文学。所以，只要是有点关注文学的人，即使记不住作家路遥的名字，也看过他的作品；没有看过作品，也看过由他作品改编的电影——《人生》，听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——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西京医院指派的最好的医生和护士，几乎都读过路遥的小说，也看过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。但是，他们还没有机会见到这样一位声名远播的大作家。

然而，当1992年9月5日，路遥从延安人民医院回到西安，被抬进西京医院传染科七号病房的当天晚上，医生、护士看到的是一个头发又长又乱，面

容憔悴、虚弱不堪的“老人”，这哪里像一个不到43岁、正当壮年的大作家呢？

当天晚上8点，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：肝炎后肝硬化（失代偿期），并发原发性腹膜炎。

路遥的肝脏已经失去了供给体能需要的功能。医生们清楚，他们所能做的，是尽力控制病情，尽可能地减轻路遥的病痛，进而延长路遥的生命。

七号病房堆满了小米、大米、面粉、黄豆，还有陕北的将黄豆、黑豆压扁了的犹如铜钱一样的钱钱豆等各种食品，以及源源不断的探视者送来的各种水果、鲜花。房间里仍然是特为路遥破例，允许使用电炉子、电热杯。

在七号病房住院的两个多月时间里，起初，路遥能被搀扶着走下病床，去上卫生间，后来便难以下病床了。手上脚上的血管到后来硬化得连针尖都难扎进去。在医院服侍路遥的，是他的小弟弟九娃——大名王天笑和路遥故乡清涧县的一位文学青年张世晔。两个小伙子，尽心尽力地照顾着重病的路遥，但毕竟是两个大男孩，连自己的生活都做不到精细入微——粗手大脚的，累活脏活能干，做饭烧菜就不在行了。

住院医生康文臻，担当了路遥的治疗工作和照顾路遥生活的重任。在路遥住院的那段时间里，康医生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人，就是路遥了。她是接触路遥最多的医生。性情温和的康医生，只有26岁，不仅要负责路遥的治疗工作，还要忙于自己的研究生实验课题。

因为路遥习惯了晚睡早起，早晨洗漱完毕都9点多了，康医生为路遥改变了每天的查房时间，估摸路遥起来了再去七号病房查看。中午下班前再去一次，下午也是两次进七号病房。晚上下班后，又将路遥爱吃的手工切面在家中做好，再送到七号病房路遥的病床边。康医生每次做的饭菜也是不重样的，有时烧一个青菜豆腐，有时是一碗鲜美的鲫鱼汤。路遥在西京医院传染科住院的近100天时间里，几乎天天如此，不曾间断。

路遥从延安刚转院到西京医院传染科的第二天，护士宇小玲见到的是一个

面容老相、脸色晦暗、情绪低落的路遥。

那天中午，宇小玲为路遥端来一碗柳叶面，那面汤里配了菜叶，青青白白的。宇小玲对不想吃饭的路遥说：你看这面多可爱呀，我都想吃了呀！

路遥被护士宇小玲柔声细语哄小孩吃饭的语气逗笑了。多日来的坏情绪见了晴天。

吃过了饭，宇护士又为好久没有洗澡的路遥做生活护理。先为路遥清洗了又长又乱、结成了一缕一缕的头发。洗干净头发，又为路遥擦背，这让路遥很不好意思，说什么都不让擦。宇护士只好用医院的制度开导路遥，说：这是医院的规定，况且在护士面前只有病人，没有性别，你就想着你和我都是中性人好了。

路遥难为情地服从着护士的“摆弄”，嘴里迭声说着感谢的话。擦干净了后背，宇护士又要为路遥洗脚，发现路遥长着又厚又长的灰指甲，就要帮路遥剪指甲。路遥不好意思地急忙将脚藏起来，慌忙说：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怎能叫你干这个？再说，指甲长老了，剪不下来的。

耐心的宇护士笑着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我有办法。”然后，宇护士打来一盆热水，让路遥把脚泡在热水盆里，泡了两个小时后，宇护士捧起路遥的脚，一下一下地精心剪着路遥厚厚的灰指甲。

此时的路遥，忍不住背过脸去，眼角溢出的泪水缓缓流淌在面颊。

二

探视时间

每天起床洗漱完毕后，小弟王天笑为路遥煮的一碗小米粥也刚好可以喝了。

陕北的小米，用文火熬成的米粥，黏糯稠浓，清香可口，不用细看，就会发现，那米粥表面还浮有一层明亮亮的米油油。可是，病房里用电炉子熬成的小米粥，却是清汤寡水的。要是在陕北的老家，每天早上喝一碗妈妈在炕边的灶台上熬的小米粥，那才是醇厚的陕北小米味道哦。西安的水哪能熬出陕北小米该有的味道呀！

这是在病房喝小米粥时，路遥脑子里随时冒出来的感叹。但是，单单因为是陕北小米，醇醇的香气已经在七号病房弥漫着了。只是，不论小米粥有多么香醇，此时的路遥也仅仅只能喝几口米汤汤。

七号病房里，有两箱在当时很稀罕的矿泉水。这些日子的小米粥是用这种矿泉水熬的。那是几天前，陕西省作协《延河》编辑部的编辑王观胜给远在陕西渭南的作家李康美打电话，叮咛李康美，“想办法搞两箱矿泉水”，说是“路遥现在只喜欢那样的水质”。

路遥在生活用品的使用上，有些固执的偏狭，比如，抽烟的牌子在一段时间里是固定的，抽“恭贺新禧”时，对别的牌子不屑一顾；换抽“红塔山”

时，对其他烟也没有了任何兴趣。

路遥嗜烟，是不断更新品牌的，消费超前，在周围烟民中是有竞争优势的。他经常搬出抽烟是爱国行为的理论，抽得多，抽好的昂贵的，更体现爱国的程度。当然，这是一种经济学成分的戏言。别人抽金丝猴时，他抽黄果树；别人抽黄果树，他改抽三五；别人抽三五了，他抽上中华。路遥的抽烟品牌，总比别人高出一个档次。他常敬你烟抽，毫不吝啬。（和谷《追思路遥》）

1992年时，市面上销售瓶装矿泉水的品牌并不多，而路遥已经认准了他喜欢的水质的矿泉水牌子。

传染科的探视时间十分严格，只有星期天才能从一个铁栅栏中间的小门进入传染科住院部。

想见到特级护理的路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那天晚上，李康美和王观胜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，避开尽职尽责的门卫，贴着黑暗的墙根向路遥的病房靠近，而且各自还抱着整箱的矿泉水。当他们悄悄地溜进病房时——

路遥似乎已经敏感地捕捉到渐渐走进的脚步声，耷拉的眼皮一下子就睁开了。此时的他，已经欲喊无声，下肢萎缩僵硬，双臂简直是无缚鸡之力了，但是头脑还是异常地清醒，目光里仍然闪烁着不甘屈服的光芒。（李康美《华山脚下忆路遥》）

和王观胜、李康美握手时，身心疲惫的路遥，曾经有力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战栗着。当然，那战栗中应该还包含着在极度孤独时见到了朋友的激动。平静下来后，路遥最先说的话却是：

“放心，医院说我的病已经不传染了。”

1992年10月11日，这一天是星期天，路遥的女儿远远要在这一天来医院

探视。今天，路遥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因为女儿的到来。

小弟王天笑准备好了洗漱水，路遥趴在床边，用黄瓜洗面奶洗了脸，这是女儿远远建议的。远远说，用黄瓜洗面奶洗脸，会让爸爸粗糙的皮肤显得细腻年轻。远远的话对路遥来说，就是圣旨。路遥从此听从远远，坚持用黄瓜洗面奶。

虽然没有力气，虽然病体难支，但是，路遥每天的刷牙却从不间断，而且刷得非常认真，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，丝毫不马虎。

《人生》当中，那个痴情的姑娘刘巧珍，是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，才站在崖畔上刷牙的。尽管“满嘴里冒着血糊子”，但她不管这些，照样使劲刷：

刘巧珍刷牙。这件事本来很平常，可一旦在她身上出现，立刻便在村里传得风一股雨一股的。在村民们看来，刷牙是干部和读书人的派势，土包子老百姓谁还讲究这？高加林刷牙，高三星刷牙，巧珍的妹妹巧玲刷牙，大家谁也不奇怪，唯独不识字的女社员刘巧珍刷牙，大家感到又新奇又不习惯。（路遥《人生》）

从社会最底层、最贫困的乡村走出来的路遥，对于每天刷牙这件看似稀松平常的事，有着人们意识中不同的意义和想象不到的执着。

你是作家，也是艺术形象，你塑造形象，你也陶铸自己；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，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。（路遥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）

早上八点半，轻轻的敲门声响起，接着，七号病房的门慢慢地被打开。进来一个人，路遥将专注的目光从窗外调转过来，看到了进来的人，路遥很高兴地叫着：“合作。”又说：“今早数你来得最早。”

来探视路遥的人，是榆林地区群众艺术馆的朱合作，也是路遥清涧县的老乡。朱合作遗憾地说，还应该再早一点的，可是被挡在住院部门外等了

半小时哦。

护理路遥的小弟王天笑，见到来了清涧老乡，也非常兴奋，热情招呼朱合作，并接过朱合作带来的苹果。

路遥看见朱合作带来的苹果，对已经忙完的小弟说，酸苹果好吃，让先给朱合作削苹果。看着朱合作吃苹果，路遥又说，我也想吃了。天笑也给路遥削了个苹果。路遥侧身斜躺在床上，拿着苹果，费力地咬了一口，品嚼出果汁。朱合作在路遥枕头边放了一张卫生纸，让路遥将苹果渣吐出来。路遥吃得很香，一个大苹果不一会儿就吃光了。

九娃天笑也给自己削了个苹果，可是苹果没拿牢，掉在了地上，九娃把苹果捡起来，又将苹果削了一遍。路遥看着九娃将苹果肉削多了，心疼地说，这咋行呢？做什么都失慌连天的。说得九娃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然后，路遥和朱合作拉家常，聊到自己的病情，路遥说：“我这病非得不可。我光在街上就吃了十几年饭。”

朱合作知道这个话题过于沉重，不动声色地跳转话题，说起在《女友》杂志上读到连载的路遥创作谈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，这让路遥十分兴奋，详细询问朱合作看的是哪一期？写的是哪部分的内容？路遥认真地听着，神情自然流露出欣慰，说：“很快要出单行本了。”

欣慰的路遥又说，陕西省组织了西北地区最好的肝病专家给他会诊，主治医生是前任西京医院传染科的主任，本来已经不再看病，而是专心科研和著书，这次为了他又亲自担任了主治医生。路遥很有信心地说，省委、省政府对他的病很重视，专门拨了专项医疗费治病。待病情好转之后，可以选择全国最好的疗养胜地疗养。并且可以去两个人陪护，一个是亲属，一个是工作单位的陪护。说到这里，路遥笑着：“省上这回是重视结实了。省委、省政府抢着给我治病哩。”

朱合作来探视之前，在陕北听到住院的路遥病情十分严重，经历过几天的肝昏迷，并且，前一两天，路遥吃苹果，还只能喝一点榨出来的苹果汁，今天看来病情和心情都有好转。

现在，路遥继续着聊天的兴致，说起朱合作的女儿，多了许多柔情，夸赞着：“你那狗儿的可聪明了。”

夸着朱合作的女儿，自然要想到自己的女儿，路遥的柔情更多了几分：“我那狗儿的比我还坚强。我这回得了这个病，那狗儿的信心比我还大，对我说，不要紧，叫我好好治。今天是星期天，过一会儿她也来呀！”

突然，路遥冒出一句：“我那老婆咋就跑了呀！”说着，感伤地合上眼睛。

话题再次陷入沉重。朱合作赶紧调整：“你现在主要是治病，只要把病治好了，就一切都有了。”

路遥说：“我这病就这样凑凑合合一辈子了。肝硬化，麻烦的是有点腹水，不过是早期。我尔格（陕北方言，意为现在）已经能吃五两粮了。”

自然，这是医生和朋友们没有将实情告诉路遥，将肝硬化晚期只说成是早期，这是心理上的迷幻剂，让路遥对自己的身体树立信心，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，对配合治疗十分关键。

知道路遥对榆林的中医非常信任，朱合作顺着路遥的思路宽慰着：等到西安的医院治疗得差不多了，就回咱老家榆林。咱再继续看榆林的中医。

这话路遥很爱听，路遥接着说：“等我出院以后，我先回王家堡老家，让我妈把我喂上一个月。我妈做的饭好吃，一个月就把我喂胖了。然后，再到榆林城盛（陕北方言，意为住）上一段时间。你回去打听一下，谁治肝病最能行。等我病好了以后，咱们和张泊三个人，到三边走上一回。以前常没有时间，以后咱不忙了。让张泊把历史给咱们讲上，他会讲那方面的事哩！”

1987年夏天，路遥在榆林一边写作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三部，一边请榆林的老中医看病时，朱合作曾鼓动路遥去过一次成吉思汗陵，由朱合作和张泊陪同。那一回，三个人就约好，以后有机会了，三个人相跟上（陕北方言，意为结伴）到三边走一次。还要“沿着黄河走一遍，不坐汽车，拄上拐杖，纯粹步行”。虽然这样的想法说了多次，却一直没有成行。现在病倒在医院，见到了朱合作，路遥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件事。

这时，七号病房的门再次被推开，进来了一个操着延安口音的小伙子，小

伙子说，他一方面是来看望病重的路遥，另一方面，是想把《平凡的世界》改编成礼品式的盒装连环画。小伙子说，出版经费已经基本落实，想让路遥写一张信函，便于小伙子与出版社联系。

这位小伙子，就是《平凡的世界》连环画的绘画作者李志武。

路遥被扶着斜坐在病床上，找了张纸，但找不到能用的钢笔。朱合作刚好身上带着钢笔，就脱了笔帽递给路遥。

路遥一边写着信，一边不停地对朱合作说：“这人画得好！绘画的《平凡的世界》水准肯定不低。”

由于身体虚弱，路遥写的信，很不工整，一行比一行更向右边偏着，只有落款处“路遥”两个字，基本上与他往日的签名一样，有着自信洒脱的气质。

年轻的画家李志武等着路遥写好了信，又对路遥有了新的请求，希望在正式出版这套连环画前，想得到路遥为此书写的序言。

路遥说：“序言恐怕写不成了。我尔格手拿着笔都筛得捉不稳了。到时候，我题上个词。”

这套由张春生文字改编，李志武绘画的《平凡的世界》连环画，在路遥去世后的1995年1月出版。绘画再现了陕北的窑洞、集镇、沟沟峁峁，形象地再现了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的全貌，以及陕北人朴素憨厚、敢爱敢恨、坚强不屈的品性，是体现中国北方农耕文明的风情画卷。

后来，陕西另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巨著《白鹿原》也被李志武创作为连环画作品。陈忠实曾经夸赞着李志武的绘画：“志武画的《白鹿原》连环画，我以为把握得甚为准确，甚为传神，更有着画家自己着意的夸张和张扬。”

年轻的画家走后，七号病房又走进来三四批看望路遥的朋友们，大家说着几乎一样的宽慰话：路遥，没有关系，好好养病，会好起来的。个别的，会给路遥出着主意，说气功可以治好很多病，劝路遥学一点气功。还有的看到瘦弱的路遥，心疼不已，嗔怪着：谁让你要那个茅盾文学奖哩，以后再不敢拼命写文章了！

这天上午，西京医院住院部传染科七号病房，不断有探视路遥的人。上午十点半左右，病房里终于安静下来。路遥闭上双眼，静静地躺着，连续地接受各类朋友的探视，消耗着路遥的精气神。这时，就像窗外的小麻雀欢快的叫声一样，女儿远远叫着爸爸，爸爸，跳跃进了七号病房。路遥突然睁开双眼，目光明亮而柔情，嘴里回应着：“毛锤儿！”

毛锤儿，是路遥的老家陕北清涧乡下人对自己娃娃的昵称。

路遥目不转睛地看着来到自己身边的宝贝女儿——“毛锤儿”远远，整个人仿佛都被女儿圆圆的、红扑扑的小脸蛋照亮了。

三

我的“毛锤儿”

有好长时间路遥没有见到宝贝女儿远远了。过去是忙于自己的创作，现在却是在传染病房里。

做父亲的路遥，对女儿远远怀有太多的歉疚。他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。所以，每次和女儿在一起，路遥都要在自责中去想，该怎样做才能弥补一下亏欠孩子的感情呢？

在这些漫长的外出奔波的年月里，我随身经常带着两张女儿的照片，每到一地，在摆布工作间的各种材料之前，先要把这两张照片拿出来，放在最显眼的地方，以便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她。即使停笔间隙的一两分钟内，我也会把目